

生与死

郭爾巴托夫著
付克譯



東北書店印行

死 與 生

著 等 夫 托 巴 爾 郭

譯 克 付

行 印 店 書 北 東

生 與 死

1948.6.初版

著 者 郭爾巴托夫等著
譯 者 付 克 譯
出版者 東 北 書 店
發行 者 東 北 書 店
印刷者 東 北 書 店 印 廠

總店 哈爾濱道裏地段街五十一號
分店 佳木斯 齊齊哈爾 延吉 北安 通化
梅河口 赤峰 吉林 牡丹江 白城子

佳. 1—10000.

目 錄

- 一、生與死……………郭爾巴托夫（一）
- 二、細節……………拉甫林涅夫（一九）
- 三、克里夫曹夫……………伊里雁科夫（一九）
- 四、老太婆……………拉甫林涅夫（二八）
- 五、格拉莎阿姨……………安東洛夫（三八）

生與死

郭爾巴托夫

同志！

剛給我們讀過了命令：於黎明時——進入戰鬥。而距離黎明只有七點鐘了。

現在是夜間，星光遠遠而微弱的閃爍着，萬籟俱寂。隆隆的砲聲已經停止了。鄰友們仍然沉醉於
殘夢中，隱約地可以聽到在哪一個角落裏有手鍵聲，通訊員在低微地談論事情聲。

這是那樣特別沉寂的幾分鐘，這幾分鐘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定會有這麼一個時候，我會回憶到今天的這一夜——一九四一年十月三十日的這一夜。月亮是如
何懸掛在頓尼茲區的曠野底天空上。星斗確像受了凍的一樣在顫動着，鄰友們是如何地輾轉於夢鄉中。
而籠罩在山崗，戰壕，火力陣地之上的是可怕的，帶威嚇性的，帶火藥氣息的靜寂，響戰前的靜寂。

我躺在戰壕中，用一邊潮濕的外套遮住燈光，給你寫信並想着——從北冰洋到黑海，數百萬的戰
士和我一樣，今夜都躺在鋪滿着枯葉的，潮濕的地面上，等待着黎明與戰鬥，考慮着生與死，考慮着
自己的命運。

二

同志！

很想活下去。

生活，呼吸，在大地上行走，仰望着頭上的天空。

但是我不願以一切的生活方式而生活，我不同意隨便的一種生活方式。

昨天有一個人『從那岸』爬到我們的戰壕裏來了——是從德軍方面來的。他以浮腫了的雙腳與手，已經破裂了而流着血的兩肘，爬到這裏來了。他看見了我們好像是自己人一樣之後，就哭起來了。他緊握着兩手，總想擁抱一下。他的臉在顫動着，而他的嘴唇，也同樣在顫動着。

我們把自己的面包，豬油，香烟都送給了他，當他吃飽並已經安靜下來的時候，他就向我們談起德軍了。談起了橫暴拷打和掠奪。聽了他底話的戰士們的血都沸騰了，心激昂的跳動了。

而我呢，僅僅看見了這個人的背部，不斷地望着他的背部，而這個背部，比任何故事都顯得可怕。這個人在德國的統治下，生活了僅有一個半月，他的背部就已經灣曲了。像把他的脊背都折斷的一樣。又好像他在整整一個半月裏，時常是彎曲着腰，抖擻着縮着背，等待着挨打似的。這是不自由的脊背，是奴隸的脊背。

『直立着吧！』——總想對他叫一聲。『唉！展開兩肩吧！同志！你是站在自己人中間啊！』這就是當我看見了，最清楚地看見了他的背部的時候。德國人給我的印象，這是被過度損害了殘廢了後

背底生活。

同志！距黎明還有五點鐘，經過五點鐘之後，我將進入戰鬥。不是爲前邊那個灰色土崗同德軍搏鬥，而搏鬥是爲了更大的東西。這是會決定：誰將是我底命運的主人；是我還是德國人。

直到現在我，你，每一個人都是自己命運的主人。我們依據使命，給自己選擇了勞動；依照智慧給自己選擇了職業，按照心情給自己選擇了女友。在自由的土地之上的是自由的人們。我們勇敢地望着明天。整個國家是我們的祖國。在每個家庭裏，是我們的同志。任何一種職業，都是有名譽的，勞動是剛毅的光榮的事情。你知道：你在鑛井裏所開採出的每噸新的煤，都給你帶來了光榮，榮譽和獎賞。你在集體農莊的田野上所收穫的每五十公斤的穀物，都增加了你底財富，你底家庭底財富。

可是，德國人打來了，德國人將成爲你的命運底主人，他要踐踏你的今天和掠奪去你底明天，他將支配着你的生命，支配着你的房舍，支配着你的家庭。他會剝奪你的房舍，而你便只得離開親愛的家庭，曲着背跑到大雨之下，風雲之下，惡劣的天氣之下。他或許也能留你一條性命，他需要勞動的牲口，——並且他將把你弄成一個被過度損害了和摔傷背部的奴隸。你收穫的五十公斤穀物，——他會把這穀物掠奪去，使你仍然是一個飢餓者，你開採一噸煤，——他也會掠奪去，並且還要咒罵你：『俄羅斯的豬，你的工作不好。』他對你將永遠是俄羅斯的伊萬，下流的東西，賤貨。他將強制你忘記你自己祖底語言，你會用這種言語在愛情上你被未婚妻承認過。他強制你學會狂吠的德國口調，可是當他聽見你咬舌地學說異己的言語時而來恥笑你。

他會毀滅你一切的理想，輕蔑你一切的希望，你幻想過 要你的兒子成爲一個學者，成爲一個工程

師，成爲世界上卓絕的人物。可是德國人不需要這些俄羅斯的學者，他連自己的都讓腐朽在狗羣之中了。他需要愚笨的工作的畜牲，他將一次奪去你的兒子底童年，青春和將來之後，而驅使他去充當苦力。

你注意和愛護你自己的美麗的女兒，你同你的妻子會多少次俯首於你的瑪麗卡底潔白的小床上幻想着她的將來的幸福。可是德國人並不需要清白的俄羅斯的姑娘，而 he 會把你所誇耀的——瑪麗卡高才女性，美妙少女，拋棄到娼妓院中去讓那放肆的下流士兵來玩弄。

你以自己的妻子阿克三娜而自豪，她是我們鑛井上第一個出人頭地的姑娘啊！大家都羨慕你。可是人們在奴隸制度下是不會好的，不會年青的，你的阿克三娜將很快的就會變成一個老太婆，一個彎了背的老太婆。

你敬重你自己親愛的長者——父親和母親——他們撫養過你，國家幫助你給他們安置了安靜的而受尊敬的高年。可是德國人不需要這些年邁的俄羅斯人，這些老人沒有勞動的牲口的價值，並且德國人也不會把你親手收穫來的五十公斤的穀物之中的一克分給你來奉養你自己底雙親。

或許你能忍受這一切，有可能你不會死，愚蠢之後去當順民，你將過着盲目的挨餓受凍的，毫無喜悅的生活？！

我不願過這種生活！不，不！不願意，不，寧肯死都比過這種生活好些！不，寧願讓刺刀刺着我的咽喉，都比枷鎖套在我脖子上好些，我情願作一個英雄而死掉，比做一個奴隸而活着要好些！

同志！

距黎明還有三點鐘，我的命運掌握在我的兩手中，我的命運掛在刺刀尖上，而我家庭的命運，國

家的命運，人民的命運，也同我的命運一起掛在刺刀尖上。

三

同志！

今天白天，我們槍斃了第三連底戰士——安東屈維林。

整個一團人站成了一個很大的四方陣。天是陰森森的，黃色的樹葉飄飄蕩蕩地落在爛泥中。我們的隊形是肅靜的，沒有一個人隨便亂動。

他背着手站在我們的前面，穿着一件沒有皮帶的大衣。安東屈維林是一個可憐的胆怯者，叛逆者，是一個逃兵。他的眼睛卑劣地望了一下四週，但沒有直看着我們的眼睛，他怕我們，怕我們的同志，這就是他出賣了我們。

、他願意德國人勝利嗎？不，當然他像一切俄羅斯人一樣是不願意的。但是他的胆量是鬼子的，心是鼫鼠的，他也一樣，大概，他考慮到了生與死，考慮到了自己的命運，他這樣判斷了自己的命運：『我的命運，在我這張人皮上。』

他曾以為，他的打算是巧妙的：『我國勝利了——當然很好，我恰恰可以保護住我這張人皮，假如德軍戰勝了，那麼有什麼關係呢！給德國人去當奴隸！我這張人皮還可以包在我的身上。』

他想袖手旁觀，想逃避戰爭，似乎戰爭是可以躲避的，他曾想，爲了他，爲了他的命運而鬪爭的而死亡的，不是他自己，而是同志們。

喂！安東屈維林，你想錯了！假如你躲避到樹林裏去的話，那誰都不會爲你而戰的。這裏每個人，爲自己而戰，亦即爲自己的祖國而戰！爲自己的家庭而戰，亦即爲祖國而戰！爲自己的命運而戰，亦即爲祖國的命運而戰。你聽到嗎？你不要把我們和祖國分開，我們同祖國是心、血、肉相聯的！它的命運——就是我們的命運，它的滅亡就是我們的滅亡，它的勝利就是我們的勝利！

當我們在將來勝利了的時候，我們將問每一個人：『爲了勝利你作了些什麼？』我們一點也不會忘記，我們對哪一個人，誰都不會原諒的。

看！安東他躺在草叢中，他是一個可惡的人，他當祖國處在極度危險的時候，他把自己和祖國分開了，他爲了一條狗命，而愛惜自己的一張人皮，並且也找到了狗一樣的死亡。

而我們呢？成隊的用鐵一樣堅強的步伐，走過了他的近旁，將毫不顧盼毫不留戀地走過了他的近旁。於黎明時進入戰鬪，要向刺刀衝去，毫不姑惜自己的生命，進行戰鬪。有可能，我們會死，然而談論到我們的時候，沒有一個人會說：『我們是胆怯者，我們這張人皮，對於我們比祖國更高貴一些。』

四

同志！

距黎明還有兩點鐘了，讓我們來幻想一下吧！我以人的肉眼，來透視這種黑夜，這是由於戰爭與死亡底逼近而讓人們來洞察未來，經過許多夜、天、月之後，我還要向前看，並在愁苦的山崗的那邊我會看到我們的勝利。我們是一定獲得這一勝利的！經過血的洪流，經過許多艱難與痛苦，經過戰爭

的泥濘與恐怖，我們定會走到這一勝利，走到完全戰勝敵人的勝利的！我們因勝利而受苦，我們定會爭取這一勝利的。

請你回想一下戰爭前的幾年，戰爭的威嚇總是掛在我們的整個這一代的頭上。我們過去生活時，勞動時，撫愛妻子時，教養子女時，連一分鐘也未會忘記過；在我們國境之外，兇惡的野獸總在嗅着，活動着。我們的鄰人就是戰爭，這種毒蛇的呼吸，毒害了我們的勞動，生活，愛情。我們睡覺都是不安寧的，我們不把舊戰衣收藏到箱底上去而等待着。

敵人已經進攻我們了，看！他已經在我們的土地上了，恐怖的戰爭正在進行着。不是生便是死，現在，和平妥協是沒有的，選擇的餘地是沒有的。是窒息是消滅，總要一次而永遠結束希特勒的野獸，當把最後一個法西斯匪徒埋到墳墓裏去的時候，當最後一排砲彈停止聲音的時候，——這真是一場惡夢一樣，褐色的惡魔才會消散，靜寂才會到來。同志！我們不僅將聽到快樂的森林，將如何的用枝葉而喧嘩。我們將聽到全世界全人類將如何的輕鬆而喜悅地呼吸。

我們走進了由敵人手中解放出來的城市和村莊，迎接我們的凱旋的靜寂——充滿了幸福心情的靜寂。而以後呢？——冒起烟來的是恢復起來了的工廠。生活將是沸騰起來，這是多麼美滿的生活呀！這是在自由的土地上，同全體人民，共同兄弟友好的生活。

爲這樣的生活而死，不算什麼一回事，這不是死，而是永生。

五

天亮了，同志

在大地上已過去了的是怯懦的灰色的蔭影，如像在今天黎明時所呈現的——這樣美麗的生活，對於我從來尚未呈現過。看啊！頓尼茲區的原野，是如何美麗起來了，白堊色的山，在太陽光下，是如何地快樂起來了，簡直變成銀白色的了。

對的，很想活下去，想看到勝利，想把我的女兒，小而捲髮的頭，緊抱到外套裏來。

我很喜歡活着——因此，現在我走上戰鬪，我為生活而走上戰鬪，為真正的而不是為奴隸的生活，而走上戰鬪。同志！是為我的兒女們的幸福而走上戰鬪，為我的祖國的幸福而走上戰鬪。我喜歡活着，但我並不愛惜這生命，我喜歡活着，但我並不怕死，我作為一個戰士而生，也作為一個戰士而死，——這就是我對生活的了解。

天亮了……

曲射砲在囉囉的響了，這是砲兵的準備射擊。

現在我們也要出動了。

同志！

在親愛的頓尼茲的原野上，太陽升起來了，這是戰鬪的太陽。

在太陽的光芒下，堅決地向你宣誓，同志！我在戰鬪中決不發抖，即便受傷——也決不掉隊，即便被敵人包圍，我也決不屈服。現在我的內心中，既沒有恐怖，也沒有驚慌，更沒有對敵人的憐憫。有的祇是憤怒，嚴酷的憤怒，心在刺痛，這是我們生命攸關的戰鬪。

我走上戰鬪。

細節

拉甫林涅夫

上校坐在一張凳子上，把他那寬大而美麗的手放在沒有上過油漆的松木的桌面上，細聽着師政委的談話，機械地用手指在桌子上敲着有節拍的鼓點。

上校的手將政委的，以及那年青的，晒得黑黝黝的，愉快的，剛從砲兵隊叫到司令部裏來的砲兵中尉的視綫吸引過來。這一雙手是非常漂亮的——有勁、英俊、生着筋肉發達的長長的手指。使人感覺這雙手非常善於準確地觸覺任何物件特有的技巧，而且又會用那幾乎是孩子般的溫柔去撫愛它們，同時，一旦發起脾氣來，它們也極會破壞和毀滅任何最堅固的東西。

中尉幾乎公然地欣賞起這雙手的表現力和氣力來了。政委則平靜地用那在生活經歷中到來的，不很明顯表示自己底感情的成人的凝然的注意力觀望着它們。明顯的，就是政委也很喜歡這雙男子的美麗的手。上校是一點鐘以前到達師部的。可是還在昨天夜裏通訊值日員便收到了從軍部拍來的無綫電報，電文中通知說，有位有名的製砲設計師留比莫夫上校將抵師部，以便在戰鬥條件下，觀察剛剛出品的砲兵新火器的技術。最初的樣品已在師部直屬砲兵中隊裏試驗過了。

上校照着電報中所指定的時間，一分鐘也不差的到來了。這時，師長正需要立刻去前綫，因此政

委便接待了新到的客人。這位上校和政委並不相識，政委也和他初次見面，然而當客人剛從前方用的輕便汽車裏爬下來，轉告了政委內戰時期的一位老朋友——現在東方步兵工廠的經理——帶給他的時候以後，他是多麼愉快而吃驚呵。這意外的情況，立刻就消除了那種不相識的人們（即或屬於同一圈子或同行中的）在相遇的最初一瞬間的通常的侷促不安。政委回憶起是有十年沒見面的朋友，在談話中，馬上就找到了那種樸素的、信任的音調，而這調子是在沒有任何聯繫的兩個談話者之間很難建立起來的。

上校留比莫夫把那派他任務的砲兵總部底命令呈給政委看了，並且說，他希望能盡快完成自己的工作，以便及早返回原部，因為那裏他還有許多急待解決的事情，他是不能長時間放下這些事情的。

『那當然再好沒有了，上校同志！』政委說，一面把那保存送來簽字的文件公事夾拉到自己的面前。『我們盡量給你一切幫助。這位中尉同志立刻同你一塊兒到中隊的駐防地去。我介紹你和中隊長認識一下，以後你就可以隨心所欲的欣賞你底「少女」（即指新製的大砲——譯者註）了。』

上校站起來，從容不迫地整理了一下制服上的腰帶。

『正好，政委同志！你的意見很使我感到興趣。』他說：『看來你們已經能够在相當的長時間裏觀察這「少女」了。你覺得如何？它在目前階段已經算是厲害的新武器呢？或者在將來正式出品時還需要改變構造？』

政委也站了起來。

『我認爲這玩意兒還不壞，』他開玩笑的說『說實話，我們是非常滿意的，但是弗利茨們却是

很生氣的。就是這一點本來也需要我們證明的。至於應不應再添些，或者再改變些什麼，這已經是你考慮的事了，因為你是砲學專家，會觀察的更清楚。請你回到我們這兒來過夜，我給你準備一個較舒服的地方。」

政委把手伸給上校，上校的一隻結實的、漂亮的手關節，以有力的緊握把他底手握住了。政委將手從緊握中抽出之後，他把它在空中用動了幾下。

「噢！噢！」他說：「你是不是曾經拿馬蹄鐵在手上練過了工夫？（是一種練習手力的方法——譯者註）。」

「沒有，」上校有些張慌失措了，「我在年青的時候曾經在煉鋼廠裏工作過一個時期，這種工作鍛鍊了我的手勁兒……至於回來過夜，我想還是留在中隊裏較好些，總歸我要在那裏工作三天，每天來回跑不是太麻煩嗎？事情完畢，就一直從那邊回去了……舒服不舒服，我倒不在乎，雖然「在戰場上，亦即在戰場上」這句俗語被人說濫了，可是一時還沒有想出別的恰當的話來說明。」

「不，上校同志，」政委笑起來，「請不要破壞我們的規矩，也不要叫我提醒你關於「外路的和尚宿人家的廟」的諺語。你還應該見見師長，如果你連面也不和他見一次，他會不高興的。最後，我一定要請你帶封信給比特羅赫。我和他好久不見面了，所以要給他寫上幾句。你一定要告訴他，說我非常想念他，而且想見見面……中尉同志，我當面委託你，要保證上校同志夜裏回到這裏來，明白嗎？」

「明白了，政委同志。」中尉立正着。

門在上校身後關閉了。政委從胸裏掏出了自來水筆，開始看起文件來。他在第一份文件上簽了

字，第二份文件上又簽了字。在第三份文件上他停住了。拿着鋼筆的手在空中懸了起來。政委皺起了眉頭，在他的臉上出現了一種思索的神情。他把文件推開，從桌旁站起來，向窗子望出去。在窗外，躺着一片紫黑色的、潮濕的土地，它給春天的太陽晒得冒着蒸氣，而且微微的鑽出了綠色的小毛刷般的、針似的初生的嫩草芽。在那被載重汽車輾壓得遍體鱗傷的路上，一灣灣的積水像藍色的玻璃碎片般的發着光彩。在大路的兩側，戰士們拉起了大衣襟，慢慢地移動黏着爛泥的兩腿，成一路縱隊的陸續不斷的走着。從老遠老遠的什麼地方，傳來了沉重的轟轟的砲聲。所有這一切，在政委的眼目中都極平常而習慣，但是他繼續研究這簡單的、接近前綫的風光，彷彿是要在這潮濕的土地上，車轍中和一灣灣的積水裏，決定一個複雜的任務。在他臉上的表情中，好像他不相信這些平凡的景物的真實性，並且頑強的，甚至有些激動的想那些從他的意識中溜過去的東西。過了五分鐘。政委突然堅決的，短促的把他那握得緊緊的拳頭打在窗子框上，以致使玻璃怨屈的響了起來。

他目光中的那種緊張的散漫不定消失了。政委回到桌子旁邊，從軍用電話綠色的盒子中取出了聽筒，當他聽見了電話員的吹笛似的，呻吟般的鼻音的聲調後，他用一隻手掌遮住了嘴，好像不願意叫人聽到他似地說：

『值日同志，請給我接科奧年克，但是要清楚，不要有你們那些一會兒斷斷續續的聽不清楚，一會兒不通，一會兒又有亂七八糟的雜音。』

政委用右肩的一動把聽筒拿到耳朵上，捲了一枝烟，安到烟嘴上，在等待接綫的時間，他吸起烟來。

『科奧年克，現在到我這兒來一下，』他說，和以前一樣的把一隻手掌遮在嘴旁，他沒有等待回答就掛上了聽筒。

他繼續在文件上簽字，他的臉孔又同平常一般的安靜，並且有些倦意。一會工夫，有人在門上敲了幾下，從政委的回答聲中，進來了一個瘦削的，生有稜角的，高聳的肩膀的人，他在桌子旁邊站住了。

『照你的通知我來了，政委同志！』

政委合上了公事夾，用一個很有力的動作推開了椅子，然後在房間裏從這牆角到那一牆角來回走了好幾次。科奧年克不動地站着，只能跟着政委的動作來轉動他的頭。終於，政委停止了他的踱步，他拉住了科奧年克的下肘。

『對不起，麻煩你了。可是發生了這樣的事，使我想和你談談。』

他把科奧年克引到那光綫較暗淡的屋角，他仍舊緊握着科奧年克底下肘，長時間的，而且是低聲的耳語着。科奧年克聽着，他的頭歪在一邊，在他那瘦削的臉上——，嘴角上兩條深深的皺紋，使那還年輕的臉孔顯得蒼老——一塊肌肉都沒動一下。

『就是這麼一回事……都明白了嗎？』政委問，科奧年克默默地點了點頭做了答覆，以後兩個人都從房間裏走出來。這已經是開午飯的時候了。

當上校留比莫夫從中隊裏回來的時候，天已完全黑了。在政委的桌子上，一盞煤油燈發出黃色的光，燈的一邊罩着一張紙。因此，一個深褐色的黑影落在政委的額上，他的眼睛沉沒在這陰影中，人

們不能看出他底表情。

『請坐，上校同志，』政委興高采烈的說，『跑得怎麼樣？想吸煙嗎？』政委把一個滿裝着黃色的烟絲的卡羅利亞白樺木製的，普通的烟盒推給了上校。

『謝謝你，跑的很順利。我在真正的戰鬥中，而不是在砲兵射擊場上看見了「少女」。你說得對，弗利茨們是非常不高興的。我想，如果設法把殺傷力再提高一些，那就完全滿意了！謝謝你，』上校把烟盒推開了，『我還是吸紙烟吧，不會搞這捲烟的一套麻煩事兒。』

他拿出了一盒烟捲，打開了它，抽出了一支烟捲，當他把洋火湊到烟捲上點烟的時候，政委又一次注意的瞻望他的美麗的手。然後他沉思的說道：

『我已經把你來的事報告了師長。他高興同你會會面，他請你明早到他那裏去一下。今天他已經十分疲倦了，另外，現在參謀長在他那裏正有一個緊急的報告。你大概也疲倦了。請你休息一下吧！馬上領你去看你住的房間……科奧年克同志！』政委大聲的叫喚着，於是科奧年克走進房間裏來，在門檻旁邊站住了。

上校留比莫夫把那已經吸完了的烟頭放到政委桌上的烟灰盒子裏。

『說真的睡一睡也不錯，』他說，打起哈欠來：『我在部裏的森林中坐了那麼久，以至於新鮮空氣都使我陶醉神往了。謝謝你的招待，明天見吧。』

『晚安！』政委回答着，頭沒有從公文紙上抬起來。當上校已經站起來向門外走的時候，政委好像忽然記起了什麼似的，不經意的說：

「噢，對不起，上校同志 你是黨員吧？」

「是的！」

「你應該到支書那裏去一下。雖然你祇在我們這裏住一個短的時期，但是我們這裏有這樣的規矩。支書書記必須統計一切黨員的名單。這是戰時，以備萬一……要不然，這樣吧，爲了使你不浪費時間，還得自己跑一趟，就請把你的黨證給我看一下，我把材料記下來，明天我親自轉交給他就是了。」

上校解開上衣，拿出黨證，把它放在政委的面前。政委在一張厚紙上寫下名子，父名，姓，黨齡，然後他懶洋洋的把黨證翻到最後的一頁。

「很好，上校同志，」他一邊說，一邊把黨證交還給上校。「我真高興看到這樣一個細心謹慎的黨員。黨費一直交到最後的一個月份。而這些事，我們是常常忘記的……」

政委從桌子上拿起了自己的烟盒，慢慢的把它放到褲袋裏去，他看着上校如何小心地把黨證藏起來，然後扣上上衣的扣子。

突然政委的一隻手從褲袋裏抽了出來，那黑色的小手槍便停在上校胸部的水平綫上。同時政委以沉重的聲音喊道：

「舉起手來，壞傢伙，不許叫喊！」

上校沒有任何動作。只是他的目光迅速的掃向後面，向那站着科奧年克的地方瞧了一下。可是子槍的槍口也從那裏向他望着。他聳了聳肩，沒有恐怖也沒有驚奇，只是臉孔漸漸蒼白起來，兩隻大而漂亮的，像莊稼漢般的雙手，向天花板舉了起來。

科奧年克開開門。兩個紅軍戰士，槍拖向地碰響了一下之後，就悄悄地在被捕者的兩旁站住了。科奧年克從上校身上解下了帶手槍的皮帶。

『太自信了，』他半嘲笑的，半讚揚的拖長了他的聲音：『甚至多餘的傢伙都沒有帶。』

政委走近被捕者的跟前，把削鉛筆的小刀打開。上校抖了一下，而且向後退了一步。

『不要怕，我們這裏沒有你們那些作法。』政委皺了皺眉頭，『祇是想使你解除這些多餘的累墮。這些東西在你的身上不太順眼。』

於是他從被捕者底袖子上割去了三角形臂章，從衣領上割去領章。被捕者的眼睛向政委斜視了一下。他的目光已是公然像狼狗似的了。他舐了舐發乾的嘴唇，然後沙啞的問道：

『現在反正隨便怎樣都可以了……然而根據什麼你們發現了我呢？』

政委卑視厭惡的看着他的眼睛。

『在你的生命結束之前，還值得用多餘的知識來使你在智力上有所負擔嗎？你已經來不及應用這些了……把他帶出去！』

紅軍戰士把被捕者帶出去了。政委走到桌子旁邊，開始捲了一枝烟捲。他底手指稍微有些發抖，因此捲出來的烟捲太粗，而且也不精巧。一會兒科奧年克回來了。政委嘆了口氣，身子重重的坐在椅子上。科奧年克帶着暗中的讚嘆說道：

『幹的真漂亮，政委同志……可是請你告訴我，你根據什麼發現的呢？這對我是有用處的。』

政委靠在椅子背上去，眯縫着眼睛，兩手抄在頭的後面。

『你明白嗎？』他慢慢的說，『從一看到他，我就覺得他的身上有些什麼不大對勁。他出去後，我就一直坐着想，是什麼呢？……是什麼呢？……究竟是什麼？祇有鬼知道！是手嗎？……不是，手有什麼特別的事呢？可是那兩隻手可真是漂亮的要命，而且是貴族哥兒的手，但這並不是事情的根據……我會見過許多鐵匠有這樣能叫貴族伯爵貴族們見了都羨慕的手呢。這就是說，並不是根據這一點。這沒有什麼！可是忽然想起來了……在內戰時期，德國人每進烏克蘭的城市的時候，總是敲着鼓進城的……那時候我還是小孩子，可是這種鼓點就像釘子釘進去一樣，一輩子都刻在腦裏了。因此，當他和我談話的時候，他的神經到底有些緊張，於是他的手指就在桌子上敲起這個鼓點來……這不是咱們自己的人，你懂得嗎？但是這還太不夠……這祇是引起懷疑的一種根據……一切文件都是很好的，都妥妥貼貼。他的到來也都合乎手續……我就決定再檢查檢查……』

『是在黨證上發現的嗎？』科奧年克很快的說。

政委微笑了一下。

『別着急……不是，是在烟捲上看出來的……他對我說，他在年輕的時候，曾在煉鋼廠裏煉過鋼。可是他連捲烟捲都不會捲。而在他們「祖國」這樣自捲烟的辦法是不普遍的，那裏大半都是吸現成的烟捲。但這也不是事情的根據，而祇是懷疑有力的支持罷了……的確，黨證最後的暴露了他的面目……來，你瞧。』

政委把那從特務身上沒收下來的黨證遞給了科奧年克。他把黨證拿到燈前，仔細地一頁一頁的翻閱着。然後他用懷疑的眼光看着政委。

『看不出來……都沒有毛病。』

『噯呀呀！』政委伸出了手，開玩笑的拉了科奧年克金色的前額的頭髮。『還是國家安全局的人呢！看不出多少來，就得好好的考慮呀！你看，黨費是根據什麼收入交納的呢？根據收入五百盧布交納的。可是在我們這裏上校有多少薪金呢？多少？謎就在這裏！』

『是的……的確，』科奧年克驚疑的說，『真厲害。』

政委笑了。

『這一切……都是細節！但是就是爲了這些細節他們被捉住了。這些壞東西幹的都是找死的勾當……祇要我們不放鬆這些細節，就會捉住他們的尾巴，他們就成了籠中之鳥了。這一點請你記住！』政委這樣的做了結論，他平靜的，細心的捲起了一枝新的烟捲。

克里夫曹夫

伊里雁科夫

在『圓形』高地上，進行着激烈殘酷的戰鬥。保衛高地的豪曼郭夫中尉底一連人，時時刻刻都增加着傷亡。這裏整個的土地均被砲彈轟開，破裂翻騰起來了，很難想像到，人們用如何的奇跡在這裏堅持的。

這是保衛高地的第三夜。手上裹傷的豪曼郭夫從這個土坑躍到那個土坑，去鼓舞激勵他的戰士們。

『吉亨·克里夫曹夫在什麼地方？』他在黑暗中張望着問。

『在這兒，連長同志，』克里夫曹夫帶着嘶啞的，但却是精神飽滿的聲音回答。

『跟我來。』

他們沿着被砲彈打斷了的松樹的斜坡上指揮所走去。豪曼郭夫說：

『克里夫曹夫同志，你去找團長，把這張字條交給他。記住，我們這兒所有人的命運，就寄託在這裏……你沿沼澤地走，這雖然很不容易，但是你可在那裏迅速地通過。我的希望就寄託在你的身上，克里夫曹夫同志，祝你成功。』

豪曼郭夫伸出他的左手來，克里夫曹夫緊緊地握住了它。『他大概在發燒吧？』連長沉思了一下，想問問克里夫曹夫，但他終於立刻靜默下來，悄悄地走去了。

『他總歸是不會承認的！』連長暗自思索着。他站住了，望着青蛙格叫的方向——克里夫曹夫向沼澤地出發的方向。

青蛙拚命地格叫，好似暖和的春夜的叫聲一樣。沒有任何東西能擾亂它們這種愛戀的歌曲——不管是砲彈的轟炸，機槍的掃射和火箭眩目的照耀；它們儼似吹一種什麼響亮的玻璃喇叭，以那種困憊的肺腹之音在氣憤的啼鳴，這聲響此呼彼應地在水中蕩漾。

克里夫曹夫躲進柳叢中了。高地上的死神每分每秒都在威脅他。但是在那兒的人：克里夫曹夫和同志們伏在槍林彈雨的土坑裏，彼此都可感到呼吸時，克里夫曹夫並不覺得可怕。現在是他一個人，真的有些恐怖了。

沼澤放射出潮濕的氣息，一股菖蒲和草汁芬芳的香味撲過來，這是白俄羅斯沼澤中所散發出的種種故鄉的芳香，這濃密的略帶鹹味的菖蒲草莖噴射出草香，是人們童年時所喜愛的一種美麗的珍珠。

在這暖春的午後，克里夫曹夫高興赤着下身沿沼澤行走。他採了一束菖蒲草，取下它的莖，整理了一番，滿足地半閉着眼睛，口裏啣着這白色的新鮮的野草。而在後面的水上站着赤足的白鷺；克里夫曹夫那雙薄薄的泥濘的腳，不正是像隻白鷺嗎？……

克里夫曹夫想到這些之後，他便脫掉靴子，把它緊緊繫在背後，將字條藏在軍用軟帽裏（註），把軟帽摺了摺塞在懷中便向前爬去了。

大地一步步更加鬆軟稀薄，接着兩手便浸入水中。克里夫曹夫的嘴唇，緊挨在水面，一種黑色有
味像麥汁一類的濃液，時時灌進他的口內。他的熱烘烘的手浸在水裏，覺得異常舒爽——他的手正在
火似的發燒。臉也似乎是侵刺在早晨的冷風中，潑刺刺的灼熱。

水不能給他以清爽的感覺了。『病了嗎？』——他正在思考時，他又陷入黑色的濃液中，因為他
的周圍，彷彿發射着的照明彈，將沼澤的上空，照得如同白晝一樣。以後一切又被不可透視的黑暗所
遮蓋；青蛙似乎在歡迎這黑暗，叫得越發響亮了。克里夫曹夫站起來，在沼澤裏走着，小心謹慎地抬
着他的腿。從腳下一直到膝蓋都沉浸於水中，沼澤淌起的水聲，彷彿在嘆息，在喘喘，在腿下輕輕地
激蕩起來。

七月之夜是短暫的。還未天黑，西方的天壁上便顯出一道發亮的細綫，而東方地平綫上的白色空
隙已模糊不清，從那裏吹來一陣涼氣，克里夫曹夫為這冷到腳指的突然襲來的惡寒所擒住了，他打了
個寒戰——這種感覺，確乎使他意識到公司已沿着刺骨的冰行走了。

『發燒嗎？』——他緊咬着牙齒想。前面的灌木林已撤開了黑幕。克里夫曹夫聽到一種尖銳的聲
音。

『應當靠左一點走，』他剛下了決心，左邊又聽到一陣喧嘩，並且從那裏傳來關槍門的特異的金
屬聲。紅色的發光信號立刻照亮灌木林，『砰』的一聲槍響，小樹林彷彿被風吹動似的，索索地搖擺
起來。

克里夫曹夫向右轉過頭，那裏悄然無聲。他逕朝這個方向走去，越陷越深了，他把步槍、手榴彈

袋放在頭上，子彈藏在挎在兩肩後邊的靴子裏。

一座殘留着許多樹樁的小山展開在眼前——這是祥兆——沼澤已到盡頭了。克里夫曹夫爬上小山，他簡直跑起來，眼睛死瞅住地平綫上那發微綠的細綫。他的腳下是田野，鬆軟的土地溫暖着他的腳，消失了他的脚步的聲響。克里夫曹夫自信地走着，他混身都感到一種不尋常的輕鬆愉快，身體似乎立刻就成爲不可捉摸的東西，祇有在夢中才會這樣：通過深淵和谷豁，像小鳥似的在空中自由地飛翔起來。

天很快的亮了。在遠方的田野裏，隱約地顯出了叢叢的樹林。在右邊是突起的公路土堤。到叢林祇剩下二百步的路程了，但是突然間，從右邊傳來一聲憤然的叫喊。克里夫曹夫竭盡一切力量跑起來。他瞭望了一下，看見公路旁邊截斷他的去路的，是三個奔跑來的德國人。前兩個跟踪追來，然而却沒有槍聲，克里夫曹夫知道他們是想捉活的呢。

當他向森林急跑的時候，他陷入洞穴了。一隻什麼鳥撲落着灰塵飛出洞穴。這是個很深的洞穴，克里夫曹夫跪下臉向森林，隔着樹叢把步槍架起來。三個截斷去森林道路的德國人，遠遠分散地站在那裏，顯然，他們是在等待着克里夫曹夫的。克里夫曹夫敏捷地面向追趕他的士兵的方向，把步槍放在洞口上，瞄準追趕來的第一個德國人。他瞧見他的紅紅的臉頰，張得圓圓的大嘴，黃色泥濘的靴子。

準星瞄在胸前了。『好像在射擊場上一樣，』克里夫曹夫想着，『砰』的一槍射出去，那德國人在繼續跑，而嘴張得更大了。克里夫曹夫初次這樣逼近地看見德國人，他很奇怪他以前所想像的敵

人，是那樣的不尋常和可怕，其實敵人是一種瘦弱而矮小的人。而這個人着一雙寬大的黑靴子，突然他在胸前按了一下，步槍落在爛泥裏，好像受傷的兔子驚叫似的，用一種細弱的聲音，叫了些什麼，以後就站下，伸了伸手便臉朝地的跌倒了。

『真的我擊中了嗎？』克里夫曹夫奇怪起來，他一次也未曾見過用自己的子彈打死的敵人，以前他同別人一塊以這樣大的距離射擊，究竟是誰打中的是無從知道的。

現在他看見躺着的德國人，一動也不動的，兩隻手奇怪地向前伸展着——這就是他打死的德國人。克里夫曹夫對自己和自己以前沒有準的步槍，內心裏充滿了一種尊敬。

第二個德國人眼看着他的小伙伴被打死了，躺在地上，頭栽在爛泥中。他便臥下了，這是個高個子肥胖的人，他的臀部好像鐸在彫刻上的皮球一樣；克里夫曹夫暗暗譏笑這個『巨人』躲藏在地上一塊雪的旁邊。但此刻在後邊森林的附近，槍聲又響起來，克里夫曹夫跪在那裏，看見一支被子彈打掉的樹枝落下來。

他戴上軟帽，把子彈袋放在洞的左邊，離開他有五公尺遠的地方，正對着子彈袋的上空，一棵子彈立刻爆炸了。克里夫曹夫又把它放在左邊來，而他自己則轉到那塊雪後藏着『巨人』的方向。那人迅快地在自己周圍擁起了一堆土，用鐵鍬工作着，塵土飛揚起來，瞬間，這個德國人抬起頭；克里夫曹夫對準那青色的雪球打了一槍，德國人的鐵鍬滑落了，他可笑地拖着他的肥大的臀部，握着槍爬去了。

『我從什麼地方滿足他一下？』克里夫曹夫計量着。一種輕視的嘲笑，露在他的塗滿稀泥的繃鞞

的臉上。『伙伴們如看見的話，會都笑起來的呢！』克里夫曹夫想着又打了一槍，在這一陣興奮鼓舞中，這一槍竟滑脫了，子彈從爬行的德國人的右邊攆到土裏去了。

『這樣打不中的，』克里夫曹夫又考慮了一下，當他剛剛瞄準時，什麼東西從他的頭後邊打過來，打在他的軟帽上。克里夫曹夫摸摸他的頭，眼睛裏飄浮着各種顏色的花圈，好像些圓圓的肥皂泡，他在童年時會吹過這些東西。但是這些泡破裂後，他的眼睛發亮了，克里夫曹夫看見了穿在他的軟帽上的白樺樹樹枝。洞穴發出了滑石子彈袋的聲響，克里夫曹夫在原地摸了摸，他已坐在洞底上，又一次地摸了摸自己，祇在這時他才察覺到，他的靴子像原來一樣的繫在他的背後，皮靴筒像鐵筒似的在洞穴裏直直地兀立着。

他把皮靴解下來。在一隻皮靴筒上已穿了兩個小孔。克里夫曹夫困惑不安地漲紅着臉，彷彿什麼人已瞧見他的祕密的事情一樣。這時子彈總是沙沙地拍擊着樹葉，它們飄飄蕩蕩地落到洞穴裏來——三個藏在小山附近的德國人還不停地向他射擊。

克里夫曹夫很快地糾正了自己的錯誤，開始向小山發射了。他打了兩排子彈就完了，當他再從靴子裏搜集子彈時，在那裏他僅找到最後的一排。

他把子彈推上膛後，馬上想起來：『最後的……最後的，』他的手指不自在地曲伸着——彈卡按不進彈巢了。他的脚也立刻麻木起來，他轉了個身，想使他的腿恢復過來，他站了站，但立刻跌倒在洞穴中了，什麼人似乎用力推他的右肩一樣。右手的手指也直挺挺的握不弄來，步槍滑落在地上了。克里夫曹夫瞧見上衣的袖子立刻變黑了，混身一陣奇痛，手軟綿綿的，彷彿已把骨頭抽出來似

的。

他心神不安地望了望，又瞧瞧地上，最後看見樹上有個小小的，用枯草編得很精緻的鳥窠，三隻大嘴巴的小鳥緊臥在一起。他想起了這稀奇古怪的小鳥來，當他掉到洞穴中小鳥從樹上飛出去的情形。小鳥總是用力張開它的大嘴，發出一種幾乎聽不見的尖尖的叫聲。

『如果我像這些小鳥多好！』克里夫曹夫若有所思地環顧着由子彈振落下來飄蕩着枝葉的洞穴，不正像個鳥窠嗎？這時他的孱弱的身體恢復了一些力量；他戰戰兢兢地用手按住了他的傷口。

槍聲停止了，克里夫曹夫還能聽見遠處的爆炸聲——這是『圓形』高地上砲彈的轟鳴。他歷歷在目地回想起崩裂了的土地，祇剩了最後幾顆子彈的自己的同志，繫着綳帶的豪曼郭夫連長和他身上的疼痛所引起的胡思亂想，立刻被澄清了。他拿起步槍從叢樹中望去。

德國人向洞穴跑來，顯然，他們認為他已經死了。克里夫曹夫打了一槍，一個德國人倒下去了，而其他的人立刻臥倒射擊起來。由於這種猛烈的射擊，克里夫曹夫的右肩甲骨骨似乎已脫臼，血流的更加劇烈，他簡直不能再射擊了。

他取出一棵手榴彈，拉開導火綫，用右手的大姆指拘住它，但他的右肩上立刻又是一陣奇痛，使他的眼睛昏花了。在躺着的受傷的德國人那裏，聽到有人聲，原來公路旁很快的又來了三個帶步槍的德國人。

『現在要完了！』克里夫曹夫懷着人們發生事情後，其結果更加明顯而失望的心情考慮着。

德國人接近了。克里夫曹夫瞧見了他們的面孔：一個年青的在前邊跑，他緊張地挺起胸膛，克里

夫曹夫目不轉睛地注視着這越加擴展的胸部。另外的兩個士兵隱藏起來，明晶晶的銅釦子閃着光，這是確實的記號，克里夫曹夫站起來，用左手把手榴彈投出去了。

他沒有看見爆炸後所發生的事情，他又在洞底上取出了第二棵手榴彈，他緊握手榴彈跪在那裏等着。

他祇聽見一聲慘叫，彷彿誰的頭蓋骨被擊碎似的吼叫，克里夫曹夫聽到這種慘叫後，暗暗自喜起來，這是當他在兒時和別人角力，戰勝對方時的高興。他又用右手擲出手榴彈，立刻從洞穴中爬出來，向兩個攔阻他去森林的德國人衝去；他跑起來，以一種震耳欲聾的吼聲喊道：

——來……匪……匪徒們……

當德國人爬起來時，却把步槍忘在地上了。他們趕快鑽入森林。克里夫曹夫跟踪追去，以過度疲勞的啞聲喊道：

——匪……匪徒們！

前面跑的德國人突然跌倒了，第二個撞在倒下的人的身上，兩個人在地上翻滾着，他們抓起沙土揚起來。

克里夫曹夫停止脚步，換了口氣，把手榴彈擲出去，他的疲勞的腿在抖擻，幾乎也跌倒了。爆炸後排閃過來的熱風撲打着他的頭部。

『軟帽掉了吧？字條就在那裏……可丟不得！』克里夫曹夫一邊想便在週身尋找起來。灰土撲進他的眼睛，淌出來的眼淚把他弄的迷盲不清了，但終究在不遠的地方看見了那頂軟帽，他上前把它拾

起來；軟帽沾滿了血污，上邊畫着又黑又粗蜘蛛似的『卍』字，克里夫曹夫拍了拍，仔細地看了看，是另外的一頂。他自己的帽子哪兒都找不到。他恐怖地摸起腦門來——原來那頂軟帽牢牢的在他的頭上呢……

克里夫曹夫進了森林。在他的軟弱無力的右手上還在淌血，可是他却未感到疼痛。鳥叫聲震蕩着森林，克里夫曹夫覺得這就是小鳥兒們和他自己平生少有的盛大的節日。

註：軟帽是一種遮沿的步兵帽。

老太婆

拉甫林涅夫

當我們十個伙伴——海軍團的無綫電信手來到沙浪奧夫斯基時，發現了在指定地點沒有任何村落，村落僅僅在司令部的地圖上標出來。這兒除了殘落起伏的和被採伐過的森林外，沒有任何東西。森林周圍有深深的彈坑，裏面注滿咖啡一樣的醬紫色池水，有被破壞了的爐灶的磚瓦堆和被風吹得飛揚滾滾的乾燥的，已燒焦的灰燼。

大砲和飛機在村落的上空呈兇作惡，而德國人在他們逃跑的一小時內的一把火，將所殘存的一些東西都給燒光，就這樣地澈底地給毀滅盡淨了。

因此，在燒了的空地的中心區，發現一所新的，用一種因天氣不好尙未來得及變顏色的紅松木樑修理起的小房子，小房子還沒有遭受過砲火的巡禮。

無綫電信手們從吹得天昏地暗的暴風雨中爬上了林中的空地，猶疑地瞧着這所聳在燒毀的瓦礫中的小房子，儼然就像矗立在被燒毀的小村落上的一座紀念碑。當在房子旁邊瞧見一個女人時，他們越感到奇怪了。這女人正在料理家事：把從瓦礫堆上揀來的碎玻璃安到窗櫺框上，爲了堅固，又在上邊糊着舊報紙的碎條。在這死亡的地方有了活人，正如出現了一間完整的房子一樣，令人莫名其妙！

無綫電信手們走近了，他們瞧見是一個瘦得不像樣的，可憐的老太婆：直直的灰白色的髮辮從亞麻布的領巾下面，垂到她那拖長的兩頰的皺紋上。無光的眼睛，深深地陷落在眼窩裏。兩眼的視綫死呆呆地冷淡無神。她身上掛着骯髒的被撕毀的破爛衣服，透過那盤縷的破衣，可以看見她那乾瘦的土黃色的身軀。海員們的到來，並沒有給她以任何印象，她祇是微微地瞥了他們一眼，便又繼續她底工作了。

小隊長文奧哥拉托夫是個不知疲倦的聰敏的喜歡談笑的人，摘下無遮沿的海軍帽，溫柔地在眼前捏了捏，儼然像路易十四（註）的隨從，腳向後點了點，精神奕奕地說：

『給你來個紅色海軍敬禮吧，老太太！指定我們在這個居民地拋錨，你瞧，在這裏惟有你的院子，居民也祇有你一個人；我們是英雄的海員，軍事情況使我們不得已暫時離開親愛的戰鬥艦「瑪拉特」號，作為步兵一樣地渡光陰了，讓我們住下嗎？』

老太婆咬了咬嘴唇，就在那時，海員們看見了她的嘴是空的，沒有牙齒。她乍乍舌尖，躊躇了一下，憂傷地回答道：

『你們住吧！奈我什麼，房子是寬大的，地方够住，你們住你們的，我住我的。』

文奧哥拉托夫不愉快地搔了搔後腦：

『老太太，從你嘴裏聽到這類對待戰士們不關心的話，真令人奇怪。什麼意思：「你們住你們的，我住我的？」難道在你的內心裏除了無情的態度以外，不在燃燒着一種對待我們的母親的憐憫嗎？』

無綫電信手們大笑了。可是老太婆繼續以暗淡的毫無生氣的目光，注視着文奧哥拉托夫。之後，她嘆息地，在心裏響了一聲，好像沒有上油漆的門敞開了似的，她頗爲淒切地說：

『去住吧！如果需要什麼的話，我去作。』

於是老太婆一跛一拐地，吃力地移動着；在破爛的裙子下邊的兩隻腿慢慢地登上台階便消失在小房子裏了。

『逍遙自在的老太婆！』文奧哥拉托夫苦惱而斷然地說道，『純粹的瑪爾林·吉特里赫！我們愉快的日子就要在這兒開始了，夥計們！沒有法的事，着手執行工作吧！』

無綫電信手們整夜地忙着配置器材和通信聯絡的試驗。就在這間小房子裏，從房的右角通夜聽到老太婆咳嗽吐痰和呻吟。

『看來，老太太受盡折磨了！』滿臉麻子的別列古道夫聽了不斷地呻吟陰鬱地說，『德國人在這裏統治了幾個月？七個月的光景才走了，簡直够了，樹已燒乾，不僅是老太婆！』

『她還會死掉呢，』高斯加·馬林尼不是推測便是肯定地說，『兄弟們，應當好好養活這位老人，本來她……如果想一想，她一定是那一位的母親！可能，她的兒子在其他戰綫上保護咱們的母親呢？』

『對，』文奧哥拉托夫同意地說，『對的，用好東西來餵養這位老太太吧，她還將能同我們舞蹈呢。伙計們，我們作她的養子，就安家立業吧！』

從早晨，九個海員便開始爭先恐後地侍俸老太婆了。他們修理小房子，從森林中搬運木料，把鎖

鍊釘在柱子上，清理水井，修理了裂了縫的爐灶並把它昇起火來。他們把豌豆精合上豬肉，溶在開水桶裏，將成塊的巧克力糖溶在銅壺中。無綫電信手們坐在桌子旁邊，並強使那位長時間地堅決推辭的老太婆，同他們自己坐在一起。九個快樂的海員給她盛湯，巧克力糖，在麵包上抹奶油，以友情和不疲倦的勸解，這種友情的進逼，致使她弄得無法應付了。吃過之後，她底憂傷的老眼睛也感到溫暖了；她用她那亞麻布領巾的一角，仔細地擦了擦她的勺子，站起來，兩手扶着瘦癯了的肚子，深深地向海員們鞠了個躬說：

『謝謝你們，親愛的！』

伙伴們瞧見，順着老太婆的皺紋流出眼淚。無綫電信手們體驗內心的痛苦。文奧哥拉托夫慚愧地說：

『不要謝了！老太太，也不要慟哭使我們傷心，我們到你這兒，直接告訴你，是有自己的目的才來的，我們是軍人，但並不老練。我們也需要縫縫補補的工作，可是抽不開手，這樣吧，我們開始互助友誼的生活吧！我們實現一種理想的生活吧！』

老太婆瞧了瞧文奧哥拉托夫，她第一次地，隱約可辨地微笑了一下。

『快樂的同志，』她蹣跚起舌尖說。

『怎麼，』文奧哥拉托夫說，『不快樂的人是不容易生活下去的，老太太！』

無綫電信手們很快地和老太太融洽地過活起來了：好像是從小就在這房子裏生長的，在母親的撫育下面過活；而老太婆開始活潑起來，也喜歡同海員們講話了。但總是避免談到德國人統治下所經歷

的那種生活。一回想這些，她便眼睛發黑，臉色發白地痛哭起來。文奧哥拉托夫發覺了這一點，有一次他告訴同伴們說：

『我看見有些人以粗野的態度來刺激老太太的神經，追根到底地問她在德國人統治下怎樣生活的。應當知道，這些審問對於老太太就像釘子釘在心尖上一樣。爲什麼一定要無情地探究她那些記憶呢？我們是什麼人——是戰士呢還是通訊記者呢？噫，不應再折磨這位善良的女人了，我代表投票，誰贊成？不可能有人反對吧！』

從那時起，遵守着已默認的勸告，九個人誰也不再向老太太提起關於德國人的問題了。而老太太拿出了她所有的精力給這九個海員『孩子們』洗衣服，做飯，縫縫補補，一句話，凡是一個勤勉主婦應當作的事她都作了。海員們同她在一起生活在溫暖舒適的家庭裏。他們熟慣了這位疲憊的年老的女人並深深地愛護着她。他們同她談吐自己的心事：他們把家中寄來的信讀給她聽，他們詢問她都有什麼意見，向她傾吐最不可公開的祕密。

有一次午飯後，老太婆收拾完桌子，便到菜園挖土豆去了，別列古道夫看了看她的後影，搖了搖頭生氣地說：

『伙計們，現在應當認真地爲老太太想一下了。瞧，她穿的衣服已破得不像樣子，穿着這麼破爛的衣服走路呢？我們在這兒不能待一輩子，在冷天裏她會凍壞，會感冒的。我們精神上要受責備的，她應該換換被服，我們收集我們不需要的爛舊衣服吧！』

『怎麼，你要把她裝到褲腿裏不成？』（註）瑪林寧大笑起來。

『你瞧你講的這混蛋話！』別列古道夫打斷他的話說，『爲什麼裝到褲腿裏？應當縫套女人衣服。魯茲庚曾在女成衣店作過事，他可以給老太太効効勞的。』

意見得了讚揚。海員們掏了掏自己的口袋，找出兩件褲子，一件制服，三件襯衣。文奧哥拉托夫拿一件穿過的，但是很堅固的帆布的海軍服。於是魯茲庚便開始工作了。因爲大家決定了叫老太太意想不到地得到一套衣服的禮物，所以魯茲庚在一間小暗房裏，偷偷的工作着。小房子的門上貼了一張紙條：『祕密地方，不許入內！』丈量衣服的模式和尺寸是按照汪尼亞·克列敏奧夫——一個矮小瘦削的電氣技師，因爲他的身材和老太太相彷彿。

過了一禮拜，魯茲庚結束了他的工作。克列敏奧夫穿上這件漂亮的羅紗材料製的裙子和同樣布料的翻領的淡藍色的短上衣，看起來真是漂亮極了，而當再穿上用帆布和兩件上衣翻過來製成的鎖腰的大鑿時——大家都承認了魯茲庚的手藝高明。魯茲庚把幾件襯衫很熟練地做成兩件，很有綫條的女上衣，這女上衣的布本來是不够料的，但用了幾塊華麗的絲製手帕補上去，而這些手帕還是戰前別列古道夫在里加買來的呢。

新衣服在隊前莊重交給老太太的；文奧哥拉托夫還講了一段簡短而熱情的話：

『敬愛的，可以說，上帝所贈給我們的義母！我們——心眼直爽的人們，沒有特別手藝，我們想減輕你的過度的衰老。你換換衣服，穿上健康的衣服吧！你那套爛衣服，要不就把它扔掉，要不就把它保藏起來，等我們用它來裝起希特勒那個鬼東西用繩子吊死他。』

老太太用抖擻的手從文奧哥拉托夫那兒接過包的非常精緻的盛裝。她想講些什麼，但是她啜泣起

來，以後，她以她的並不年老的快步跑到小屋裏去了。

『沒有什麼，』文奧哥拉托夫說，『讓她高興地哭一場吧！』

老太婆穿上衣服便到海員們面前來了；她完全是另外一個人了。她挺起她的彎曲的背，眼睛裏露出了光輝，甚至連沒有牙齒的嘴也微笑的年青了。

從這天起，老太婆開始對她的養子們更加勤勉了。

有一次文奧哥拉托夫決定在小房子旁邊，由無線電信手們修築起來的小澡塘裏洗澡，那裏放着一個從某個院子裏的一間倉房的廢墟上揀來的一個洗澡盆，盆旁邊安一熱水桶。小隊長拚命地用海綿擦着。濺出來的泡沫像雪花一樣地迸到牆上。但是文奧哥拉托夫無論如何探不着他底背部，當他在白費力地用海綿向有個肩胛骨中間的背窩探的時候，忽然他透過沒有閉緊的澡塘的門，看見了從院子去屋裏的老太婆。

『喂，老太太！』文奧哥拉托夫叫，『不是爲了工作，而是爲了友誼，給我來洗洗背吧，親愛的，無論如何我總是探不到它。』

老太太在門口停了一下，沒有馬上走開。

『不方便，親愛的！』她終於說，『我是個婦道人家……』

『哎呀，哎呀！』文奧哥拉托夫笑着打斷她的話說，『不要客氣吧！你是什麼樣的婦道啊，年紀多麼大了？我對你，簡直是個吃奶的小孩子呢……』

『好吧！』老太婆說着就把門子打開，挽了挽袖子說，『讓我來，你是怎麼回事，怎麼你就這樣

不講究？……」

她抓住用碱水洗過的海綿，便用力地巧妙地擦小隊長的了，文奧哥拉托夫坐在洗澡盆裏哼哼着，甜密地眯縫着眼，好像有人在後邊梳洗着的一隻貓一樣。他很奇怪一個老太婆哪裏來的這樣大的力量，擦的小隊長的皮膚幾乎要出血了；老太婆沒有等道謝，便很快地走了。

『你看，』小隊長自言自語地說，『我們的老太太害羞了，看起來女人到死總是女人！』說完

了多年來女人的特點的獨到見解後，文奧哥拉托夫才從洗澡盆裏爬出來。

沒有命令向新的地方調動以前，九個伙伴在老太婆的周圍這樣的生活着。老太婆才知道上面這些兒子們要離家他往了，於是又陷入以前那種憂鬱心情了。

『我們不是永久離別，老太太！』文奧哥拉托夫想安慰她說，『現在我們至死也不會忘記你的；戰爭結束後，我們從這裏來接你到我們那裏住，你喜歡誰，就到誰的家，不然的話你就輪流着在各個人家裏，免得有人生氣。』

但老太婆沒有聽這些安慰，她坐在台階上，用乾瘦的手撐着頭悲哀地望着曠野那邊已在發綠的森林。黃昏時，把東西裝上了二輪車後，無綫電信手們便集合在路上。文奧哥拉托夫走到老太婆跟前說：

『再見吧，老太太！不要老是回想過去。我代表我們大家謝謝你對我們母親似的撫育和愛戴，你等我們回來吧！你的年紀，當然，已經不小了，但我們是能够再見的；我們一定給你寫信，你呢，對空也告訴我們一些情形，好使我們知道你是怎樣生活的！』

他擁抱了老太婆，但忽然間她抱住了他底頸頸，用衰老的臉完全貼在文奧哥拉托夫的臉蛋上，最後，整個的臉在痙攣的肩上抖擻起來了，隔著肩海員們聽到這啜泣而怨屈的話：

『你們是我親愛的人，我親愛的同志！沒有你們，我將能做什麼呢？你們在這兒時，好像我的生命就甦醒了。而現在又要開始進入墳墓中去了！』

『喂，你怎麼啦，老太太！安靜一些吧……這是沒有用的，』文奧哥拉托夫在老太婆的瘦背上撫慰了一番，開玩笑似地說，『進墳墓？你得到一百三十歲呢！』

『諸位，』老太婆喊起來，突然間離了小隊長，蒙住臉說，『諸位，分離就是這樣的痛苦嗎？這是怎麼回事？你們知道不知道我多大年紀了？大家都稱呼我『媽媽』甚至『老太太』，然而我本來還不到三十歲……這就是德國人在我身上所幹的勾當啊！』

她自己恐怖地出人意料地自白了，她用力地從文奧哥拉托夫的手裏脫開，跑進了小房子，拍的一聲把門關上了。

海員們站着，茫然若有所失地，靜靜地相互避免觀望。他們的臉變黑了，額骨的皮膚立刻繃緊了。文奧哥拉托夫慢慢地舉起手來，摘去帽子，八個伙伴沉默地重複着他的動作。他們目不轉睛地注視着關閉上的小房門，彷彿看看自己的親人的墳墓一樣。

之後，文奧哥拉托夫低聲地，嘶啞地，好像沒有足夠的力氣講出來似地替大家說：

『別了，姊姊！』

他把無遮沿的海軍帽用力地扣在頭上，無綫電信手們沒有了解自己這位剛毅的無憂無慮的朋友

文奧哥拉托夫的臉蛋確乎像被灰色的鐵片蒙起來似的，於是他清晰地好像宣誓一樣地講道：

『喂，朋友們，當我們不弄得法西斯禽獸們提前衰老而死亡，在他們自己的法西斯的屍體上吼叫哀鳴時，我們是不能回到這親愛的家庭的……我們去了！前進！』

九個海員不回顧地，惟恐看到那留在小房子門口的女人，便以飛速的步伐跨過草原去！

註：一、路易十四是法國的國王。

二、是句開玩笑話。

格拉莎阿姨

安東洛夫

敬愛的同志們：我們偶然地知道這個故事。因此，某些材料，還不大準確。關於我要講的這個女英雄底住址，還不知道。雖然如此，我認爲應該把女少共團員格拉菲拉·西道洛夫娜·撒洛庚娜的故事介紹給讀者。可能她讀了這封信後，有所反應，那時關於她，我們將知道的更詳細些。

格拉莎阿姨——游擊隊員們這樣叫格拉菲拉·撒洛庚娜——住在十字路口的一個小鄉村裏，被古老的櫟樹遮避起來的一間小屋裏，當夜半更深的時候，就是這個小屋子裏，在冒着黑烟的青油燈光下，格拉莎便在寫什麼信。他的工作，常常被葦洛卡加小姑娘的吵鬧所打斷。這小姑娘的父母被德軍殺死了；格拉莎把她收來撫養着。小姑娘時常問：

『每天晚上，你都是給誰寫信？格拉莎阿姨！』

『寫給斯大林，孩子，寫我們的痛苦，並請他快點給我們派來很多很多的紅軍，好把德國匪徒都殺光。』

葦洛卡加問道：

『你能把信寄給斯大林？你知道德國人是不讓把這些信寄出去的嗎？』

格拉莎阿姨每次總是想出新的回答，可是有一次她說過，把信放到那古老的槲樹洞裏，從那裏，信就一直飛往莫斯科到達斯大林的手中。

德國人很怕這個十字路口，所以他們常常想盡方法繞過這個地方，因為這裏時常有游擊隊轟炸德國人的汽車、坦克車，並打死希特勒的匪徒們。德國的討伐隊開到鄉村裏來搜查游擊隊，在審訊的時候，他們毒打一些農民們，他們槍殺了另外的人們。幾次格拉莎阿姨回來的時候都被打傷了，但每次審訊後，她便重新坐下去，寫信並且把信交給『郵差』——古老的槲樹。

每當發生這些事的次日，在村裏便傳出一陣槍響，而德國人的士兵，便又少了幾個。

一天夜間，有人輕輕地敲格拉莎阿姨的房門，回答她底詢問『誰呢？』是一個不熟悉的聲音。格拉莎阿姨開開門，便進來了一個穿着被撕破的紅軍戰士軍大衣的人。他說他是德國集中營裏逃出來的，他要躲避希特勒匪徒並請指給他到游擊隊去的道路。格拉莎阿姨不相信這個不速之客。他回答說什麼游擊隊也不知道。這個人開始把他從德國人那裏逃出來很長的事情的過程敘述給她聽。他說德國人在監視着他，並說格拉莎阿姨不指給他去游擊隊的道路，他就完了。

格拉莎阿姨信以為真了。這個人如此痛哭流涕請她幫助，以至於使她決定把他藏到地窖裏，以便在第二夜送到游擊隊那裏去。但是她剛剛把他藏起來，德國人就來了，他們把格拉莎阿姨抓去了。

過了幾天，在打穀場上，希特勒匪幫集合了一切居民並宣佈要絞死格拉菲拉·撒洛庚娜。

格拉莎阿姨在絞刑架旁邊是那樣的安靜與驕傲。那個夜裏會穿着被撕破的紅軍軍大衣的人也站在那裏，並勸她說：假如她指出到游擊隊那裏去的道路，就赦免她。格拉莎阿姨向那奸細的臉上吐了一

口，並厲聲地回答

『你們殺吧！我什麼也不告訴你們！』

他們把格拉菲拉·撒庚庚娜放到凳子上。掌刑人已經準備好在她的頸子上套繩套了，但他被子彈打倒了，這是信號。立刻槍聲響起來，游擊隊同德國匪徒打起來了。搏鬥的當兒，隊長把格拉莎阿姨領走了。其餘復仇的群眾在返回游擊隊宿營地路上追上了他們。

格拉莎阿姨走着，一面把自己的葦洛卡加摟在自己的懷裏。

隊長沉默了很久，才說：

『你看，我們是辦事如何準確的人啊！假如我們晚一分鐘，那麼一切都完了。』

講這些話的時候，他交給格拉莎阿姨一張紙條。格拉莎阿姨就讀了。

『斯大林伯伯！在夜裏到我們這裏來了一些帶槍的德國兵，他們把格拉莎阿姨捉去了，他們會像槍斃我的爸爸和媽媽一樣地槍斃她的。斯大林伯伯！請救救格拉莎阿姨吧！』

格拉莎知道這是葦洛卡加的筆跡。

『你寫的嗎？』她問

『我，格拉莎阿姨，我把信放到老櫛樹洞裏，於是斯大林就把游擊隊派來了。』



生與死

48.6.初版 佳.10000

定價：500元